

橘 洲



责编/范亚湘
美编/何朝霞
校读/刘 芳

收成少，农闲喝粥，忙时吃干饭才有力气干农活。”

从聊天中得知，袁隆平在学校教植物育种，老向发自肺腑地央求道：“袁老师，你来给水稻育种吧，将来培育出亩产八百斤、一千斤的水稻，我们就不会挨饿了。”

老向的话语朴实无华，蕴含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某种意义上，给予袁隆平一种莫大的激励。袁隆平感到老向的话柔中带刚，像一根刺，深深地戳痛了神经。那会儿，袁隆平内心五味杂陈。作为一位从事农业育种的科技工作者，在面对光秃秃的树枝、面露菜色的村民和瘦骨嶙峋的老向，袁隆平除了生起一抹无尽的愧疚，还有一份难以言说的自责。

袁隆平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培育一种粮食作物，帮助人们远离饥饿。袁隆平首先想到了红薯，因为红薯这种农作物好管理、生长快、产量高，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地区都便于推广。事不宜迟，回到农校以后，袁隆平开始查阅关于红薯种植技术，理论联系实际，在试验地着手红薯种植试验。起初，他试着用月光花嫁接在红薯藤上，几个月以后，地里结了一个17.5公斤重的红薯王。袁隆平欣喜不已，他在心里想象着来年试种的丰收景象。没承想，第二年种子播下以后，红薯藤长势喜人，开满了月光花，地里却不结红薯。

袁隆平沉入思索的泥潭，生产队长老向的话语，又一次拨动他的心弦。

鸟，千里奔波，不辞劳顿，春天在安江，冬天在海南，他们就像跟时间赛跑，夜以继日，轮番奋战在各地试验田。通过南繁北育的方式，大大缩短了水稻育种周期。

生命不息，人类科学探索的脚步永不停止。1970年11月23日，一个看似寻常不过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彪炳史册，从此开创杂交水稻研究的新纪元。

那天清早，晨光熹微，借着暗淡的光亮，学生李必湖来到海南的南红农场，在不远处那座铁路桥下，一片人迹罕至的沼泽地，他找到一株野生稻“野败”。那一刻，李必湖万分惊喜，为了不伤及这株野生稻的根系，他激动地跪在满是淤泥的沼泽地，将稻子连根带泥挖出来，小心翼翼，用衬衣把“野败”包裹好，移栽到试验田里。

接下来的日子，用这一株“野败”为母本，以优良的栽培稻为父本，进行人工授粉。袁隆平和李必湖通过两年的悉心观察与摸索试验，1972年终于实现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在黔阳县农业科学研究所第一次试种，试种面积为8.94亩，亩产487.5公斤。1975年，袁隆平团队培育出优质杂交水稻，在国内进行大面积推广，累计种植约68亿亩，粮食增产6000多亿公斤。当之无愧，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开发优质杂交水稻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袁隆平团队开发的超级杂交稻在世界各地进行推广，好评如潮。一粒种子改变世界，造福人类。

尚礼仪的国度，才能持久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位诗人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袁隆平院士虽然已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依然活在我们心中。活在心里的人不会走失，如同时间的存在，如一条永恒流动的河。

二

菜的生长速度，远远赶不上袁隆平一家人饥饿的节奏。

那些日子，无论黑夜与白昼，每个人像中了魔咒，饥饿总是贴身附体，如影随形。

随后发生一件难以想象的事，让袁隆平颇为震惊。那天，袁隆平和一位老师去雪峰山余脉一户村民家里串门。一路上，目睹路边树木光秃秃的，连树皮都不见踪影。袁隆平满腹质疑，百思不得其解。进入村庄以后，只见村民们个个面露菜色，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袁隆平问道，那些光秃秃的树干是怎么回事？村民们支支吾吾，没有正面回答。之后，在袁隆平反复追问下，他们才透露实情。原来村民们扛不住饥饿，把地里的野菜，山上的野果子吃光了，前胸贴后背，饿得实在不行，他们就将树皮采回家用来果腹。

眼前一幕如同一场噩梦，植入袁隆平的脑海中，迂回萦绕，挥之不去。

1962年，袁隆平带领40多名学生，在原黔阳县硃村公社秀建大队参加农业生产和劳动锻炼，所有人分开吃住村民家中。袁隆平住在生产队队长老向家里，已过秋收季节，袁隆平看到老向一家人，一日三餐都在喝粥。老向面黄肌瘦，原本是一位身材敦实的汉子，饿得瘦骨嶙峋，营养不良，似是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得东倒西歪。

袁隆平试着问老向：“家里顿顿都喝粥，不是刚刚收了粮食吗？”

老向袒露实情，他说：“田里粮食

三

子。袁老师从稻田里巡查回来，手里总是捏着一把稻穗，家里墙壁上挂满各种标签的稻穗。”

袁隆平兴趣爱好广泛，除了会拉小提琴，也喜爱下象棋，遇上雨雪天气，或者农闲时节，他经常过来找欧阳冬卿下棋。说起与袁老师下象棋，欧阳冬卿意犹未尽，他说：“我和袁老师下棋互不谦让，上场就开干，摸子为棋，落子无悔，他从不悔棋，也不许我悔棋，袁老师有句口头禅：输赢一盘棋，有工夫再下一盘。”

欧阳冬卿说：“在下棋的时候，袁老师也会传授一些水稻田间管理的知识。”

日复一日，袁隆平在家与试验田之间穿梭。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科研之路枯燥乏味，总是充满诸多挫折与坎坷。夏日炎炎，稻田里闷热难耐，在试验遇到困惑时，袁隆平也会放下淤积在心中的负累，邀上三五个师生一起到离学校不远的沅江，扑通一声，投入江里畅游一番。沅江碧波荡漾，喧嚣不息，一路润泽千里沃野。江水清澈如镜，照见蓝天白云，照见两岸重峦叠嶂的大山，也照见一位农业科技工作者坚韧不拔的气概。

袁隆平曾经说，游泳是一项非常好的体育运动，每次在沅江游一会儿，神清气爽，心情豁然开朗，许多集结在脑子里的疑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961年盛夏，袁隆平如同往常

四

村。袁隆平院士手捧一束成熟的稻穗，一脸慈祥地站在那儿，目光温暖，和蔼可亲，像极了一位淳朴、善良的邻家老人。

地上一个人离去，天上多了一颗星。袁隆平院士如一颗划过时空的流星，明亮、闪耀。

一方椭圆形大理石碑屹立在校园一侧，上面镌刻着袁隆平院士两行亲笔手书：杂交水稻发源地，安江农校纪念馆。在灼热的阳光下，字迹愈发醒目，熠熠生辉。

循着校园便道漫步，曲径通幽，心随境移，一行人来到学校教职工宿舍处。在纵横交错的布局间，映入眼帘的是一排灰头土脸的青砖平房。在小章的引领下，我们走进袁隆平的旧居。所谓旧居，异常简陋，就是两间由集体澡堂改建的住房。在紧凑、低矮的房间里，依然完好无损地保留着袁隆平一家人用过的家具，灰暗、剥落的墙面上，悬挂着一幅业已褪色的全家福老照片。镜框里的袁隆平面容清瘦，沉静中彰显几分刚毅。小章解释说，袁老师在安江农校工作生活了37年，他将一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奉献在这里了。

许多时候，一个人的命运与时代

进程的紧紧地裹挟在一起。时间的指针回拨。1959年，全国遭受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在如此糟糕的大环境下，芸芸众生，谁又能够幸免？无一例外，学校食堂也无奈下锅了，校领导只好无奈地给学生放长了长假。为了挨过那时的饥荒，学校决定将所有试验田分配给老师，每个老师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袁隆平分到一块稻田，为了能够填饱肚子，袁隆平没有考虑生长时间较长的粮食作物，他选择种植萝卜和白菜，这些菜蔬生长快、周期短，能缓解燃眉之急。令人揪心的是，萝卜和白

一个人与一个地方结缘，与之长相厮守，时间是最长情的告白。

从踏入安江农校那一刻起，冥冥之中，袁隆平仿佛与这方水土结下不解之缘。在安江农校的岁月，袁隆平收获了爱情，与妻子邓则从相识到相知、相爱，接着三个儿子相继出生，安江农校见证了一个其乐融融的幸福家庭；也是在安江农校试验田里，袁隆平发现了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运用天然杂交的自然规律，在研究杂交水稻的征途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离校园不远，我们约见了一位安江农校园艺示范场退休职工。他叫欧阳冬卿，已是83岁高龄了，说起与袁老师相处的那些往事，他依然思维敏捷，条理清晰。向他打听袁隆平在安江农校的点滴生活，欧阳冬卿说：“袁老师心胸豁达，遇事总是一副不急不忙的样子，从事杂交水稻研究以后，他大多数时间待在试验田观察水稻生长过程，尤其在水稻抽穗时节，为了防治病虫害和鼠害，他几乎每天守在田垄里，有时逢年过节也难以跟家人团聚。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他正在长沙的试验田主持一个现场会，等到会议结束，他就火急火燎地赶回安江农业学校，母亲已经离世，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欧阳冬卿一阵沉思，继而，他记忆犹新地说：“袁老师穿着朴素，戴一顶草帽，穿一件背心，打赤脚，走路带风，全身上下晒得黑不溜秋的，一点也不像知识分

我们一行人在校园内行走，行至杂交水稻发源地纪念馆广场，在袁隆平院士雕像前，众人自发组成一排队伍，庄严、肃穆地向他行三个鞠躬礼，以表达对这位“杂交水稻之父”的崇高敬意。此刻，蓝天为背景，白云做映

昨日是袁隆平院士逝世五周年纪念日，我们特地深入袁隆平院士曾经工作、生活了37年的湖南安江农业学校，采写了这篇报告文学，谨此纪念。

一株水稻的时间书

我是一株水稻，愿将沉甸甸的稻穗奉献给人民。——袁隆平

风 華 長 沙
李少岩 插画



插画 何朝霞

安江不是江，她是一座城镇的名字，点缀在苍莽的雪峰山褶皱中，与时间同在。

抵达湖南安江农业学校，已近午时，一阵布谷鸟的啁啾声，从浓密的树荫中泻下来，清脆、悦耳，犹如微风中飘零的落叶，洋洋洒洒。

一入校园，满目苍翠。观光车在校区舒缓地巡行，导游小章指向远处一片农田，她耐心地解释：“你们快看，那一片农田，就是当年袁老师经常劳动的杂交水稻试验田。”

那会儿，所有目光聚焦在葱绿的田间。小章的解说字正腔圆，娓娓道来。沿着她那动听的语言铺陈的路径，一路徜徉，我们一群人在偌大的校园时空穿越，开启时间的回溯模式。

一

暖风拂面，绿意盎然。在一栋老旧小区，我们与一位叫向昭凤的老人侃侃而谈。

向昭凤是袁隆平的学生，1958年入学安江农校畜牧专业，现年87岁。我们向她说明此行的来意。她一时语顿，眼神透着几分默许，一阵短暂梳理之后说道：“袁老师很开朗，他从不板着脸以老师自居，课余时间里，他总是和学生待在一起，我们都喜欢他这个朝气蓬勃的年轻教师。”向昭凤回忆道，袁老师平时喜欢跑步、打球，还是一名游泳健将，在大学期间获得过游泳比赛第一名。“袁老师擅长拉小提琴，拉得可好听了，夜幕降临时，悠扬的琴声从教师宿舍传过来，在我们那个年代，物质和精神生活匮乏，能够消遣娱乐的活动很少，听到袁老师拉的音乐，是一种抚慰心灵的享受。”

显然，音乐赋予人们的感染力是深远的。在面对媒体采访时，袁隆平曾坦言：“我喜欢音乐，琴声让我暂时忘记数据，更清醒地看到科研的本质。”

岁月流光。1953年7月，袁隆平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彼时，袁隆平风华正茂，踌躇满志，一心想用大学所学知识报效社会。在毕业分配时，他被分在湘西偏远山区一所农业学校。几行千里母担忧，临行前夜，母亲摊开一张中国地图，寻找学校的地理位置，顺着密密麻麻的路线，看到安江农业学校地处群山之中。那一刻，母亲心里不由得一阵酸楚，她无不担忧地说：“儿子，你这次去湘西大山里工作，要准备吃苦啊。”

袁隆平没有犹豫，他执拗地认为，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好男儿志在四方。袁隆平在心里告诉自己，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有志之士，面对艰难困苦，怎么能够畏缩不前？袁隆平匆匆地收拾了一点行李，与母亲道别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列车。途中，袁隆平不时眺望窗外，在这片大地上，百废待兴，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坐在拥挤嘈杂的车厢里，袁隆平思绪万千，他深感肩上压力重大，立志要在农学领域闯出一番事业。

进入湖南境内，袁隆平换乘一辆烧木炭的老卡车，盘旋在雪峰山蜿蜒起伏的山野间，左拐右绕，他感到头晕脑胀，内心犹如翻江倒海般难受。一路颠簸，行至湖南安江农业学校。这里原是一座明清时期的名利古寺，古木参天，遮天蔽日，

行走在清寂的校园里，袁隆平心里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新奇感。驻足远望，群山逶迤，一抹荒芜、苍凉的意境。目之所及，远处是山，更远处也是山，山山而川，一眼望不到尽头的依然是山。袁隆平暗自思忖，果不其然，这里偏远闭塞，山高路远，母亲此前的预言得以应验。

初来乍到，袁隆平及时调整心态，一边熟悉校园周围环境，一边投入紧张的教学任务。袁隆平在大学时学过俄语，学校便安排他教俄语。第二年，袁隆平被学校调到育种教研组，改教植物学、作物栽培和农作物种等基础课程，其间，他还担任两个农学专业班主任。繁杂的教务，学生的起居生活，事无巨细，袁隆平亲力亲为。

往事历历在目。向昭凤深有感触地说：“在学生的心目中，袁老师亦师亦友，寓教于乐，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老师，更像一位亲密无间的兄长。从事科研工作需要细致入微，来不得半点马虎，在教室授课，或者进入试验现场，袁老师表现出非常严谨、不为人知的一面。”

向昭凤安详地坐在那儿，一脸宁静，她沉浸在那段激情四溢的岁月。

1956年，袁隆平为了响应国家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在繁忙的教学之余开始农业科学研究，由他牵头组建一支基础知识扎实、业务能力强的科研小组。

初期，袁隆平带领科研小组从果蔬育种着手试验。在学校试验地里，他尝试将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茎叶上，希望地下土层长出马铃薯，茎叶上挂满西红柿。同时，他又把西瓜嫁接在南瓜藤上，希望能够结出如同南瓜一样大的超级西瓜。事与愿违，理想丰满，现实很骨感。袁隆平自嘲地说：“不管是西瓜嫁接南瓜，还是西红柿嫁接马铃薯，最后都失败了，搞得西瓜不像西瓜，西红柿不像西红柿，吃到嘴里味道怪怪的，简直是一场笑话。”

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通过几轮果蔬嫁接培育，袁隆平清醒地意识到，使用这种无性嫁接果蔬的方式，无法获得作物的优良品种，甚至会让植物原本基因发生裂变。那些日子，袁隆平一个人待在试验地里，不由得有些黯然神伤。

一时间，袁隆平陷入难以逾越的困境，他在心里不断揣摩：路在何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
FU QIANG

民主
MIN ZHU

文明
WEN MING

和谐
HE XIE

自由
ZI YOU

平等
PING DENG

公正
GONG ZHENG

法治
FA ZHI

爱国
AI GUO

敬业
JING YE

诚信
CHENG XIN

友善
YOU SHAN